

难以忘怀的经典 • 俄罗斯文学卷

春潮——屠格涅夫爱情小说选

В Е Ш Н И Е В О Д Ы
И. С. Тургенев

[俄] 屠格涅夫 著

石国雄 译

难以忘怀的经典

•

俄罗斯文学卷

春潮 ——屠格涅夫爱情小说选

ВЕШНИЕ ВОДЫ
И. С. Тургенев

[俄]屠格涅夫 著

石国雄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潮——屠格涅夫爱情小说选 / (俄) 屠格涅夫著 ; 石国雄译.
— 合肥 : 黄山书社 , 2014. 11
(难以忘怀的经典 · 俄罗斯文学卷)
ISBN 978-7-5461-4812-0

I . ①春… II . ①屠… ②石… III . ①言情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5276 号

春潮——屠格涅夫爱情小说选
CHUNCHAO TUGENIEFU AIQING XIAOSHUOXUAN

[俄] 屠格涅夫 著 石国雄 译

出 品 人 任耕耘
总 策 划 王亚非
执行策划 任耕耘 杨 雯
编辑统筹 马 磊 金 浩
责任编辑 张月阳 高 杨
责任校对 胡晓静
装帧设计 齐 娜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21.5
书 号 ISBN 978-7-5461-4812-0
定 价 38.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 (<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 0551-63533725

经典的力量 一生的滋养

王亚非

今天的精英，当年读什么？

读的是热血，读的是精神，读的是民族，读的是修养。

个人需要梦想，民族需要阅读，国家需要富强，一代又一代人需要辉煌。

缺失梦想，个人将浑浑噩噩；丧失阅读，民族将缺乏精神。

有梦想必有情怀，我们的情怀是国家繁荣、民族振兴、一代一代人的幸福与崛起。

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构筑往往来自经典文学作品承载的人性光辉和价值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热血梦想和青春记忆，青年时代的文学情怀往往影响我们一生，滋养出辽阔的精神世界，甚至决定着人生的方向。

经典是什么？经典是书中之书，有哲理，有梦想，有力量，有情怀。哪一个人年轻时，不是“文青”；哪一个人年轻时，没有读过经典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奠定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即便在今天，经典仍然是种精神的催化剂，是热血之源。一代一代都需要热血，因为血总是热的，热血沸腾才会有热度、有事业、有创造。我们这一代，今天的新一代，同样都生活在滚烫的时代，拼搏着滚烫的事业，都有一颗滚烫的心。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代人，生在红旗下，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动荡，赶上了恢复高考，见证了30年改革开放，现在很多都成为国家栋梁和各行各业的精英，引领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峥嵘岁月，他们历经沧桑而壮志不改，梦想炽热。这与他们青年时代的阅读和追求密不可分。

俄罗斯文学经典曾经是中国那一代人年轻时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从《战争与和平》到《铁流》，从《安娜·卡列尼娜》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深深吸引着一颗颗年轻而燃烧的心。其中塑造的很多人物形象，成为这些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内蕴的情感涵养了他们的文化情怀和生活品位；承载的价值理念，内化成他们毕生坚守和追求的人生理想。他们曾经最热血的梦想是像夏伯阳那样跃马挥刀，驰骋疆场；最美的青春记忆永远是手风琴伴奏下喀秋莎的动人旋律和旋转裙裾。

这就是经典的力量，这就是有尊严的人生所需要的文学滋养。

那一代人，几乎走过一样的路。那真是一段梦想质朴、青春热血的黄金岁月，一代人的阅读、一代文学青年的丰盈精神，成就这个大时代里最蓬勃的社会推动力，源头正是那些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中闪耀着的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光辉。

2014年2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对于索契这座城市，习近平第一印象就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这部小说就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索契休养时创作的。对于俄罗斯文学，习近平在专访中还提到了很多俄语作家的名字：“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俄罗斯文学。他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在托尔斯泰的三部曲中，他更喜欢《战争与和平》。

俄罗斯文学经典为何有这么强烈的感召力？或许因为其壮阔的时代背景，激昂向上的民族精神；抑或源于其大无畏的英雄主义，默默奉献的人性

光辉。中国与俄罗斯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面积辽阔的大国，人民勤劳而富有奋斗精神，都有反抗法西斯侵略并取得胜利的历史，曾经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民族之间容易引起共鸣。

当代年轻人为什么要读俄罗斯文学经典？

重温经典，感受那波澜壮阔岁月里涌动的高尚的人文情怀和朴素的情感，提高自身文学修养。读什么书决定你走什么路，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的基础是年轻时代的文学修养决定的。没有文学情怀和积淀，就没有生活价值观，很多成功的人都有很深厚的文学修养。

汲取正能量，坚守梦想，实现自己人生的辉煌。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始终不放弃远大的理想、纯洁的人品、坚定的信念，这种可贵的精神在苏俄经典文学里体现得非常充分。多读读这些书，才知道青年时代的黄金时光是多么美好而短暂，一个人的生命应该如何度过才算有意义，从而不虚度年华、碌碌无为，不辜负自己的青春和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希望能向当代的年轻人推荐自己一生难忘的十部俄罗斯文学经典，让迷惘而焦虑的你，在喧嚣的环境里，尽情阅读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小说，从中汲取生命的维生素，找到人生正确的方向，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难忘的情愫和感动。

“难以忘怀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卷”丛书精选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春潮——屠格涅夫爱情小说选》、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和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叶·伊琳娜的《古丽雅的道路》等十册图书。内容主题多元，思想内涵丰富，翻译语言精准，非常值得大家好好读读。

总序：重温往日恋人的情书



俄罗斯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俄罗斯人自认为他们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认为俄罗斯最好的东西又是什么？答案很可能是一致的：就是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院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演讲时曾说：西方一直视俄罗斯为“哥萨克威胁”，直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俄罗斯文学的崛起，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针对俄罗斯的轻蔑、责难和声讨方才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他甚至把这个“转折点”精确地定位在1881年，即《安娜·卡列尼娜》的面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和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的落成等事件的集中发生年。在莫斯科举办的一次翻译家大会上，巴格诺院士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文学对于我们而言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她几乎就是我们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的唯一正面因素。”

自普希金始，19世纪的俄罗斯终于跻身世界文学大国，其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世界文学史中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座高峰，推出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到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开现代派文学之先河，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将俄罗斯文学推向世界各地，造就出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等跨语种文学大师，而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也墙里墙外同时开花，高尔基和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不同身份的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学。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学始终是俄罗斯最拿

得出手的国家名片。从此俄罗斯文化中也出现了所谓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即文学不仅在各文化艺术门类中独占鳌头，而且在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俄罗斯文学始终是一种思想性、意识形态性十分浓厚的文学。在俄罗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好赞誉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关于“美”的最著名定义之一是“美即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则被奉为“生活教科书”（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第二自然”（高尔基），在于“创造生活”（别雷）。换言之，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文学从来就不是无关紧要的高雅文字游戏，而是介入生活、改变生活乃至创造生活的最佳手段，是所谓的“审美的乌托邦”，因之也就成了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思想构成中一种特殊的集体无意识。俄罗斯作家在社会和历史中享有的崇高的，甚至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他民族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关于每位大作家的研究都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如“普希金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等；俄罗斯文学界的“寻神”和“造神”运动从未停止，从“普希金崇拜”、“托尔斯泰崇拜”一直到20世纪的“高尔基崇拜”、“索尔仁尼琴崇拜”乃至“布罗茨基崇拜”。可以说，俄罗斯作家始终在扮演社会代言人和民族思想家的角色，始终被视为真理的化身和良心的声音。

在中国，文学读者中恐怕很少有人没有读过俄国文学作品，初通文墨的普通百姓对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名字也不陌生，说俄国文学在中国家喻户晓或许并非言过其实。鲁迅所言的“中俄文字之交”源远流长，第一篇汉译俄国作品《俄人寓言》于1872年在上海见报，被收入本套丛书的《上尉的女儿》（又译《大尉的女儿》）则是第一部被译成汉语的俄国小说，其在中国出版的时间为1903年。历时百余年的中国俄罗斯文学接受史，对于中国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

影响。俄罗斯文学与法国启蒙思想、德国马克思主义一同被视为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等人，都是俄罗斯文学的宣传者，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茅盾、巴金等也都是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者和推广人。鲁迅称俄罗斯文学是“偷运给奴隶的军火”，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更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形成了所谓的“俄苏情结”。无数中国人迷恋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他们能背诵普希金的诗歌，喜欢看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向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怀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当时，大量中国读者与苏联读者同步地阅读着每一部苏联文学新作，很多人甚至能用俄语阅读原著。在“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过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在经历近二十年的停滞之后又迎来一个“井喷”时期，成千上万种俄苏文学作品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或新译或再版，一大批中国作家的创作中也烙上了俄罗斯文学风格的鲜明印记。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似有所下降，这既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处境和嬗变相关，也与我们自身阅读趣味和审美取向的转变相关。比如，当代俄罗斯文学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解构趋势，俄罗斯后现代文学浓厚的文体实验色彩，再者，在俄罗斯文学中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大传统中，当今的俄罗斯作家似乎更热衷于发扬光大后一种传统，所有这一切都还有待赢得中国读者的理解和呼应。但是，中国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从未停止，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十余年来，俄罗斯当代作家的作品每年大约都有中译本二十余种，无论是俄罗斯当今文坛的老作家如拉斯普京、马卡宁等，还是文坛新人如普里列平、叶里扎罗夫等，甚至俄罗斯“处女作奖”的获奖者

们；无论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还是新潮的后现代文学如佩列文、索罗金等人的作品；无论是“国家奖”、“布克奖”、“大书奖”等俄罗斯当今重要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还是散见于俄罗斯各文学杂志或文学合集中的“小众”作品，都纷纷赢得了与中国文学读者见面、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可以说，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译介，关注和喜爱俄罗斯文学的中国读者，追踪并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学者，心中是有一幅清晰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全景图的。

然而，我们常常听到读者说，当代俄罗斯文学读来远不如之前的俄苏文学那么亲切。任何文学阅读都离不开特定的语境，阅读语境又受制于时代和社会氛围、文学潮流和美学时尚以及阅读者的年龄和经历等多种因素。心怀旧情面对新对象，或将新潮的心态诉诸老去的人与事，往往难免隔阂。但以怀旧的心境打开尘封的往事，则不失为一种聪明而又合理的举动。黄山书社此次推出这套“难以忘怀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卷”丛书，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在藏典的书柜里挑出几册旧书，新瓶老酒，仿佛能让人闻见岁月酿造出的醇香。如若说，面对新译的俄罗斯当代作品，我们就像在手机屏幕上浏览新识朋友的微信，那么，翻阅这里的十本新印旧书，我们则像在夜半台灯下捧读往日恋人的情书。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
2014年8月18日于京西近山居

目 录

阿霞	1
初恋	63
春潮	149

阿霞

..*..

—

那时我二十五岁光景——H.H 开始了他的讲述，您知道，那是早已逝去的岁月的事了。我刚挣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到了国外，可并不是像那时常说的，为了完成我的教育，我不过是想看看上帝的世界。我健康、年轻、快活，财源不断，还没有什么牵挂——我痛痛快快地生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总之，过得潇洒阔绰。当时我可没想到，人不是植物，他是不能久盛不衰的。青春是金黄的蜜糖饼，我却还认为，这正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可总会有一天连一小片面包也得去乞讨。但这是随便说说。

我的旅行漫无目的，也无计划，哪里我喜欢，我就在哪里停留，一旦感到想要见到新的脸庞——正是脸庞时，就马上继续上路。使我感兴趣的就只是人；我憎恶那些令人好奇的名胜古迹，出色卓绝的搜集收藏，光是导游那副样子就令我感到厌烦和恼恨；在德累斯顿的格留涅·盖维奥尔别^①，我差点要发疯。大自然对我有非凡的影响，但是我并不喜欢它的所谓的美，奇峰异峦，悬崖峭壁，山泉瀑布；我不喜欢让它来束缚我，让它来妨碍我。然而脸庞，活生生的人的脸庞——人的话语，动作，笑声——我却少了它们不成。身处人群之中，我总感到心情特别轻松和欢快；别人去哪里，我会快快活活去哪里；别人

^① 德语俄译音，意为绿色的拱顶，是德国德累斯顿的国王城堡，收藏三千多件珍宝。

高声喊叫，我也会高兴地喊叫的，而且在这种时候我还喜欢看，这些人是怎么喊叫的。观察人使我感到开心……我甚至不是观察他们，我是怀着一种兴奋喜悦、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端详他们。不过我又扯远了。

这么说吧，二十年前我住在德国的一个小城³，位于莱茵河左岸。我想要找一个幽静处所，因为一个年轻的寡妇使我心灵受到了创伤。我跟她是在水上认识的。她漂亮，聪明，跟所有人都卖情打俏，跟我这个有罪的人也这样——甚至是她先鼓励我的，可后来她却无情地伤害我，牺牲我而献媚于一个红脸蛋的巴伐利亚中尉。老实说，我心灵的创伤并不很深，但是我认为，让自己在一段时间内沉湎于伤感和孤独是应该的——什么不能安慰青春呀！——于是我就住到了3市^①。

这个小城使我喜欢的是它的位置，它位于两个高高的山岗脚下，我喜欢它那断墙残壁，古旧尖塔，千年菩提，我还喜欢流入莱茵河的清澈小河上的拱桥，而主要的是它那美丽的景象。傍晚，太阳一下山（那是在六月），仪容优美的浅头发德国人就在窄小的街道上散步，一遇到外国人，便发出悦耳的Guten Abend!^②而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到月亮升起了也不离去。月亮悬挂在古老房屋的尖顶上空。那凝滞的月光清晰地显现出路面上一方方小小的石块。我喜欢这个时候在城里溜达。月亮仿佛从纯净的高空凝望着它，而小城也像是感觉到了它的目光，敏感而又安宁地静静卧着，沐浴着它的银光，沐浴着这宁静的同

① 这里指的是齐青格，位于莱茵河附近。

② 德语：晚上好！

时又微微激荡心灵的柔光。高高的哥特式钟楼上，公鸡闪着淡淡的金光，小河黑黝黝的水面上也泛起了这样的金灿灿的涟漪，板岩屋顶下的小窗户里微弱地点着细细的蜡烛（德国人是节俭的）。葡萄藤从石头围墙后面神秘地伸出了它那弯弯的卷须，有什么东西在三角形井台的古井旁的阴影中跑过，突然响起了守夜人无精打采的哨声，有一条性情平和的狗发出了低沉的呜呜声，而一阵空气突然拂面而来，菩提树发出沁人的清香，使人不由得一次次深深地呼吸，“格蕾辛^①”（既非赞叹，也非疑问）这个词便不由脱口而出了。

3 城离莱茵河两俄里。我常常步行去看那雄伟的河流，不无一丝紧张地幻想着见到那狡猾的寡妇，几小时地久久坐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下的石椅上。枝杈间忧伤地露出了一座圣母小雕像，它几乎有一张孩子脸，胸口有一颗被剑刺穿的红心。河对岸是小城 Л^②，比我住的稍大些。有一天黄昏我坐在自己心爱的石椅上，一会儿俯视河流，一会儿仰望天空，一会儿眺望葡萄园。我面前岸上搁着一条小船，肚子朝上，涂了树脂，一些浅色头发的男孩攀爬着船的两侧。一些船儿张着微微鼓起的帆缓缓行驶着，淡淡的绿色波浪从旁边滑过，微微起伏着，轻轻发出汩汩声。突然有音乐声传到我的耳边，我就谛听起来。城里有人在弹奏华尔兹，低音提琴断断续续发出低沉的音响，小提琴声隐隐约约，抑扬婉转，长笛吹得很是欢快。

① 德国诗人歌德（1749—1832）的诗剧《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

② 指莱茵河上的林茨城。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走近我的一个老人，他穿着波利斯绒的西装背心、蓝色长筒袜和带扣的皮鞋。

“这是，”他先把烟斗从嘴唇的一角移到另一角，回答我说，“从Б^①来的大学生。”

“我不妨看看这个大会餐，”我想，“恰好我也没有去过Л城。”我找了摆渡工，到对岸去了。

二

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大会餐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种特别的盛大酒宴，一方乡土的大学生，或是一个团体的大学生都汇聚来参加。几乎所有的参加者都穿着早就规定的德国大学的制服：匈牙利骠骑兵式样的上衣，大靴子和带鲜花帽圈的小帽子。在当地地主，确切些说是村长的主持下，大学生们通常是在午餐时聚拢来，就一直吃到早晨，他们喝啊，唱啊，唱Landesvater^②、Gaudeamus^③，抽着烟，骂佣人，有时他们还雇乐队。

Л城举行的正是这样的大会餐，地点设在一家挂着太阳招牌的不大的饭店前面，在朝向街道的花园里。在饭店上方和花园上空飘扬着许多旗帜，大学生们坐在修剪的菩提树下面的桌子旁；一条大叭喇狗

① 指波恩。

② 德语歌曲《臣民之父》。

③ 拉丁语歌曲《我们将快活》。

趴在一张桌子底下；在旁边，爬满常春藤的凉亭里安排了琴师，他们卖力地演奏着，有时候喝点啤酒给自己加把劲。在街道上，在花园低矮的围墙前，聚集了相当多的人：JL城善良的市民不想放过看看外来客人的机会。我也混到观众群中。望着大学生的一张张脸我感到愉快：他们的拥抱，惊叫声，年轻人天真无邪的打情卖俏，炽热的目光，无缘无故的笑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笑声——所有这一切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兴高采烈的沸腾生活，这种奋发向前的激情——不论怎样，只是一往直前——这种温和恬适的逍遥自在，触动并激发着我。“是不是到他们那里去？”我反复问自己……

“阿霞，你看够了吗？”突然在我身后有一个男人的声音用俄语说。

“再等一下。”另一个女子的声音也用俄语回答着。

我很快转过身来。我的目光落在一个漂亮的年轻人身上，他戴着帽子，穿着宽大的上衣，手挽着一个个子不高的姑娘，她戴着草帽，它几乎遮住了她的整个上半部脸。

“你们是俄罗斯人？”我不由自主脱口而出。

年轻人莞尔一笑，低声说：“是的，是俄罗斯人。”

“我怎么也没料到……在这偏僻的地方……”我开始说。

“我们也没有料到，”他打断我说，“那又有什么？这样更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哈金，而这是我的……”他一时讷讷不出于口，“我的妹妹。能允许我知道您的名字吗？”

我讲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就聊了起来。我了解到，哈金和我一样，也是为了玩乐出来旅行，一星期前来到JL城，而且就在这里逗留